



历代《庄子》研究举隅

■孙明君



《庄子》也称《南华真经》，乃是庄周及其弟子所撰。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老子齐名，合称为老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生平有简略的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汪洋恣肆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郑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玄宗天宝初，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庄子》为《南华真经》。回顾历代的《庄子》研究，可谓洋洋大观，典籍浩繁，以下予以简要介绍。

《庄子》的成书年代当在战国中后期。今本《庄子》的篇目已经不是在《庄子》原本。《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郭象注中仅见三十三篇。郭象注本分《庄子》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司马迁以为《渔父》《盗跖》《胠箧》《畏累虚》《亢桑子》等都是庄子所作。余嘉锡说：“今《胠箧》在外篇，《渔父》《盗跖》《庚桑楚》在杂篇，而太史公皆以为庄子所作。然则史公所见之本，必无内外杂篇之别可知也。刘向定著之时，始分别编次。”（《古书通例》）又说：“凡一书之内，自分内外者，多出于刘向，其外篇大抵较为肤浅，或疑为依托者也。”（《古书通例》）从宋代开始，一般读者均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表现了庄子的核心思想，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外篇和杂篇皆是庄子后学之作。学人不难发现内七篇篇目都是三个字，外篇杂篇的篇目多是两个字，且多取各篇篇首两字为显，显然，内篇的篇目旨在标明主题，而外篇杂篇篇目多与本章主题没有直接关系。近代出土秦汉竹简中的《庄子》残篇，可以证明《庄子》三十三篇均为先秦古书。

庄子与儒家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在先秦时期还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庄子》这样辛辣机智地讽刺过孔子和儒家信徒。《史记·老子列传》载：“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訛孔子之徒，以明老之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刺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司马迁所读的《庄子》是以“诋訛孔子之徒”“剽刺儒墨”为其特征的。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庄子和孔子并非水火不容，甚至庄子是在暗助孔子。苏东坡《庄子祠堂记》提出，庄子对孔子是“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只有《盗跖》和《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让王》《说剑》，又“皆浅陋不入于道”。因此他认为《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皆是伪作。苏东坡的这一观点在学术史上影响较大，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例如章学诚说：“《庄子·内篇》《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文史通义·言公上》）

二

战国时代是庄子研究的肇始期。惠施、荀子等人在当时对庄子有所评价。惠子的评价散见于《庄子》本文。一部《庄子》几乎可以说是在庄子与惠施的辩论中完成的。在《逍遥游》《德充符》《秋水》《徐无鬼》《天下》等篇中都可以看见惠子的身影。毫无疑问，惠子不仅是庄子最大的辩论对手，也是庄子最好的朋友。《庄子·徐无鬼》载

庄子语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说苑·说丛》甚至说：“惠施卒而庄子深瞑不言，见世莫可与语也。”可以看出两位哲人之间的深厚友情。荀子对庄子的评价只有一句话。《荀子·解蔽》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一句话从儒家的角度看，的确击中了庄子的要害。当然，对于儒家的点评，庄子自己是不会认可的。

《庄子·天下》篇中，有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庄子思想风貌和创作特色。应该说和后世的解读者相比，《天下》的作者距离庄子最近，对庄子思想最为了解。也许他就是一位庄子的及门弟子，起码是一位庄门后学。他对于道术和方术是如此了解，可以说在庄子学派中，他的成就和地位仅次于庄子，而超越了他其他同门友。在这里，作者把庄子思想也看作方术的一种，他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对庄子思想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当然，较之于对待其他各家，作者对老师庄子充满了深情。作者总结了庄子的言说特征为：“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倦，不以觐见之也”；总结庄子的表述方式是“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三言”是解读《庄子》的一把钥匙。作者勾勒的庄子精神境界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庄子想要摆脱一切精神束缚，实现心灵的超越。世俗的是非，无法网罗庄子的精神。他总结自己文章的艺术风格是：“其辞虽瑰玮而连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诡可观。”作者用诗意的语言来展现庄子思想，为后人理解庄子思想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通常我们把老庄看成一个学派，但在《天下》中作者把老子与庄子分为两个学派，新老之间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我们今天看来，庄子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努力追求精神自由，为后世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精神庇护所。

汉代的庄子研究在缓慢发展中。汉初刘安有《庄子略要》《庄子后解》，后来失传。班固的《庄子》研究残存在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中。庄子思想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也有一定的影响。魏晋时代进入庄子研究的兴盛期。本期玄学盛行，《易经》《老子》《庄子》并称为“三玄”，玄学思想在此期勃兴，士人读《庄》、注《庄》蔚然成风。本期注《庄》者二十多家，以郭象《庄子注》最为著名。在郭象之前有多家注《庄》，如向秀注、司马彪注等。唐时其它各家注均亡，独存郭象注。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土，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名僧喜读《庄子》，如东晋僧人慧远、僧肇、鸠摩罗什等。道教领袖葛洪著有《修订庄子》。

郭象《庄子注》在庄学发展史上久负盛名。“刘义庆《世说新语》曰：‘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别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晋书》象本传亦采是文，绝无异语。”（《四库全书总目·庄子注》）从魏晋时代一直到清代，学界始终流传这样的观点：《庄子注》本为晋向秀撰，几乎可以说是在庄子与惠施的辩论中完成的。在《逍遥游》《德充符》《秋水》《徐无鬼》《天下》等篇中都可以看见惠子的身影。毫无疑问，惠子不仅是庄子最大的辩论对手，也是庄子最好的朋友。《庄子·徐无鬼》载

正讹》、谢肇淛《文海披沙》、陈继儒《续犴夫之言》、王昶《春融堂集》、袁守定《估毕丛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简明目录》、陆以湑《冷廬杂识》、复相率承之无异议。疑之者则盖始于钱曾《读书敏求记》；王先谦《庄子集解》、吴承仕《经典释文序疏证》，亦先后为之辨白。然皆铸词简阔，弗之详论也。近人刘盼遂乃作《申郭篇》，证以三事，冀雪覆盆；若子玄沈寃，可洗于千载之下焉者。”（《学不己斋杂著·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当代哲学史家冯友兰认为郭象综合各家学说，不能定为抄袭。他说：“若说抄的话，郭象不仅抄向秀，而且抄嵇康，还抄司马彪。”“他的《庄子注》用后来的说法，应该称为‘庄子集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133页）“（郭象）综合各家，集其大成……成为玄学发展的顶峰。”（同上，第134页）不过，冯友兰的观点并不能服众，这个问题至今还在争论当中。王钟陵认为，冯友兰的观点“抹杀了上文所述向秀在理论阐述上的原创与开辟之功”（见王钟陵《庄子的成书与版本》，《光明日报》2016年7月29日）。

唐代儒释道三足鼎立，唐玄宗下诏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尊《庄子》为《南华真经》。唐代注释《庄子》者达二十多种，流传下来的主要有两种：成玄英《庄子注疏》、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道士成玄英在郭象《庄子注》基础上对此书做出的进一步疏解，完成了《庄子注疏》（也称为《南华真经注疏》）。成玄英注偏重于字词，在义理上融入了个人体会，代表了唐代庄子研究的最高水平。陆德明《庄子音义》汇集魏晋六朝人的《庄子》注音，注音是为了释经，为了明义。

宋代思想活跃，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的“宋学”，“宋学”偏重义理。本期理学兴盛，学术界形成了三教合一的趋势，出现了以儒解《庄》和以佛解《庄》的现象。王安石、苏东坡、朱熹等人都对庄子有深入地研究和解读。主要注本有：王雱《南华真经新传》《南华真经拾遗》；吕惠卿《庄子义》；林希逸《庄子真筌口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等。“（王雱《南华真经新传》）是书体例略仿郭象之注，而更约其词。标举大意，不屑屑诠释文句。大旨谓内七篇皆有次序论贯，其十五外篇。十一杂篇，不过藏内篇之宏肆幽旨，故所说内篇为详。”（《四库全书总目·南华真经新传》）“（林希逸《庄子口义》）是编为其《三子口义》之一。……今案郭象之注，标意旨于畦畦之外，希逸乃以章句求之，所见颇陋。即王、吕二注，亦非希逸之所及。遯斋抵斥，殊不自量。以其循文衍义，不务为艰深之语，剖析尚为明畅，差胜于林云铭辈以八比法诂《庄子》。故姑录存之，备一解焉。”（《四库全书总目·庄子口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是对

宋代庄子研究的汇集和总结。“其书纂郭象、吕惠卿、林疑独、陈祥道、陈景元、王雱、刘概、吴侔、赵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元应十三家之说，而断以己意，谓之管见。”（《四库全书总目·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明代恢复儒学独尊的地位，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转化为以王阳明代表的心学。在理学之外，西学学术正在传入，实学传统未曾中断。庄子研究继续深入，明代《庄子》注本达46种之多。主要注本有：朱得之《庄子通义》、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傅山《庄子翼批注》、释德清《庄子内篇注》、方以智《药地炮庄》、焦竑《庄子翼》《庄子阙误》等。“《焦竑《庄子翼》《庄子阙误》是编成于万历戊子，体例与《老子翼》同。前列所截书目，自郭象注以下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说互相发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义自郭象以下凡十一家。今核其所引，惟郭象、吕惠卿、褚伯秀、罗勉学、陆西星五家之说为多，其余特出数条，略各家数而已。”（《四库全书总目·庄子翼、庄子阙误》）

清代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学者们从文字、训诂角度作了很多研究，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主要著作有：方潜《南华经解》、王夫之《庄子通》《庄子解》、林云铭《庄子因》、刘凤苞《南华雪心编》、宣颖《南华经解》、胡文英《庄子独见》、郭庆藩《庄子集解》、王先谦《庄子集解》等。郭庆藩《庄子集解》，吸取了晋至清注疏《庄子》的成果，是清代关于《庄子》的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精密校订《庄子》本文，既辨析古本异文正误，也揭示某些前人讹误；辑录散佚旧注，对前注多有补充；精确考释字词名物，在辨识通假字、训释疑难字及古代名物方面都有创见。王先谦参照前人和今人成果，对郭庆藩《庄子集解》本（中华书局1961年版，后多次再版）进行了点校。王先谦年长于郭庆藩，他的《庄子集解》晚出于郭庆藩的《庄子集解》。与郭庆藩《庄子集解》的细致琐碎不同，《庄子集解》以博采众长、简炼明捷见长。可以说两部书各有所长，并行不悖。

三

20世纪以来的《庄子》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为20世纪初至1949年，第二时段为1949年至1976年，第三时段为1976年至今。第一时段西方文化全面传入中国，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部分学者还在沿着清人的道路行进，在文字、训诂方面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大部分学者借鉴西方思想，对《庄子》进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章太炎、严复、梁启超、胡适借鉴西方思想资源解读《庄子》。本期研究大体决定了20世纪之后庄子研究的路向。本期主要著作有：马叙伦《庄子义证》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王叔岷《庄子校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1947年版）；刘文典《庄子补正》（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蒋锡昌《庄子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张默生《庄子新释》（山东东方出版社1948年版）。在此以王叔岷《庄子校注》和刘文典《庄子补正》为例进行介绍。王叔岷《庄子校注》以《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本为底本，参验《庄子》其他写本及刻本。在引用郭象的《庄子注》及成玄英的《南华真经注疏》之外，征引力求详尽，囊括了历代注《庄》、解《庄》的重要著作。对于诸家旧说，或重检所据之资料有无谬误，或对浅近者作进一步的解释；对已成定论的旧说加以重新审定，力求使义理的阐发契合庄子的原意。本书摆脱了对庄子思想的点线式的了解，在形式上的体系化、内容上的理性分析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不仅在校勘、训诂方面创获甚多，而且弘微并照，贯通义理，在历代《庄子》注本中，本书最为精详。刘文典《庄子补正》考订精审，持论严谨。陈寅恪亲自为该书写序，《序》云：“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新中国成立之后，学者们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点解读古代典籍。本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干扰，庄子研究成果较少。本期主要著作有：关锋《庄子内篇释解和批判》（中华书局1961年版）。该书用阶级斗争观点解读庄子，认为庄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认为庄子哲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庄子哲学骨架为：有待（现象的对立面）——无己（鸵鸟式对头）——无待（绝对精神）。庄子哲学是虚无主义、阿Q精神、滑头主义、悲观主义的代名词。庄子的无用（对社会）大用（对自己）其实是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庄子提倡鬼混的人世间，庄子哲学思想是反动的，倒退的。庄子思想醉生梦死，精神堕落，自欺欺人。附录部分的庄子年表和历代庄子注解书目有学术价值。《哲学研究》编辑组编《庄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该书收集了关锋、冯友兰、任继愈、汤一介等学者的学术争论。古籍整理方面有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王孝鱼点校郭庆藩撰《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出版。

港台地区研究成果有：钱穆《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庄子纂笺》详采古今各家注，斟酌选择，调和决夺，寻求妥适之正解，在各种《庄子》著作中独具一格。严灵峰辑《无求备斋庄子集解》30册、《无求备斋庄子集解续编》42册；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

历史进入新时期之后，庄学研究生机勃勃，不论是古籍整理、思辨研究，还是普及性读物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本期主要注解类书籍有：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2000年）；方勇、陆永品《庄子论译》（巴蜀书社，1998年）；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华书局，2012年）；方勇《庄子》（中华书局，2010年）；陆永品《庄子通解》（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等。本期研究性著作有：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陶东风《从超越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颜世安《庄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熊铁基等《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刘生良《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包兆会《庄子生存论美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陈引驰《庄子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方勇《庄子集要》（学苑出版社，2012年）等。限于篇幅，以下以陈鼓应、刘笑敢、方勇的研究为例予以介绍。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多次印行），所用《庄子》原文采用王孝鱼点校的郭庆藩《庄子集解》。本书分为原文、注释、今译三部分。作者于“注释”部分用功尤勤，“此书考订精审，立论严谨，博取恢弘，注释深入浅出，此书为治庄者所必读。”（包兆会《二十世纪《庄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2期）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商务印书馆2008年修订版），修订版包括“老子文”与“庄子文集”两个部分，庄子部分有“庄子内篇论译”“庄子外篇论译”“庄子杂篇论译”和“论说《庄子》”四部分。此外陈鼓应还主编《道家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刊物，为庄子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是作者在北京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修订版。本书前编“文献考证”主要依据语言数据的全面统计分析讨论《庄子》一书内外杂篇的关系及分类问题。中编“庄子哲学”，讨论了道、天命、德与气等范畴，安命论、逍遥论、真知论、齐物论等学说，论述了庄子哲学的内在矛盾、合理因素、性质与特色、社会意义等问题，后编讨论了庄学的演变。陈鼓应创作说：“刘笑敢的著作中有许多创造性的方法和见解，他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能力排众议，在许多问题上提出自己的创见。”

方勇著《庄子学史》分为七编。全书旨在总结历代庄学成果并揭示其发展规律，同时深入阐述了庄子学说的渊源、篇目真伪的问题、《庄子》的文章学、庄学与佛道诸教及文学艺术之关系、庄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被学界誉为“一部具有路标性的巨著”。方勇撰《庄子集要》共八册，400万字。前六册以《古逸丛书》所收覆宋本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为底本，每篇前设“解题”，按时间先后将历代学者对庄子篇旨的阐释择其要者依次辑录，并断以“愚按”；正文将原文分为若干节，各节原文后依次为“笺注”“点评”“分解”“校勘”，分别精心辑录了历代庄子文献资料中的名物训诂、文学鉴赏、义理阐释和原文校勘等相关文字；篇末设“总论”，将历代学者评价最高庄子集成30册、《无求备斋庄子集解续编》42册；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后两册为《庄子诗学跋汇辑》，是从历代文献资料中辑出与庄子有关的序跋及诗文，依不同内容及问世先后而次第之，使研究者看到了大量难得的、第一手庄学资料。曹础基评论说：“（方）先生不愧为庄学功臣，（此）书为后来学庄者节省了半生精力。”（见包兆会《为后来学庄者节省了半生精力》——译方勇教授《庄子》集要》《诸子学刊》第七辑）此外，方勇与陆永品合著的《庄子论译》、方勇译的《庄子》、陆永品自著的《庄子通解》等，在《庄子》的注释翻译及解读方面嘉惠士林，功不可没。

回顾漫长的庄子研究史，我们会发现古代学者在字句训诂和义理解读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世纪以来，学者们在校勘考据训诂方面取得了新成果，对《庄子》也有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面向未来，如何开辟新领域、运用新方法以推进庄子研究成为每个庄子研究者所面对的重要课题。